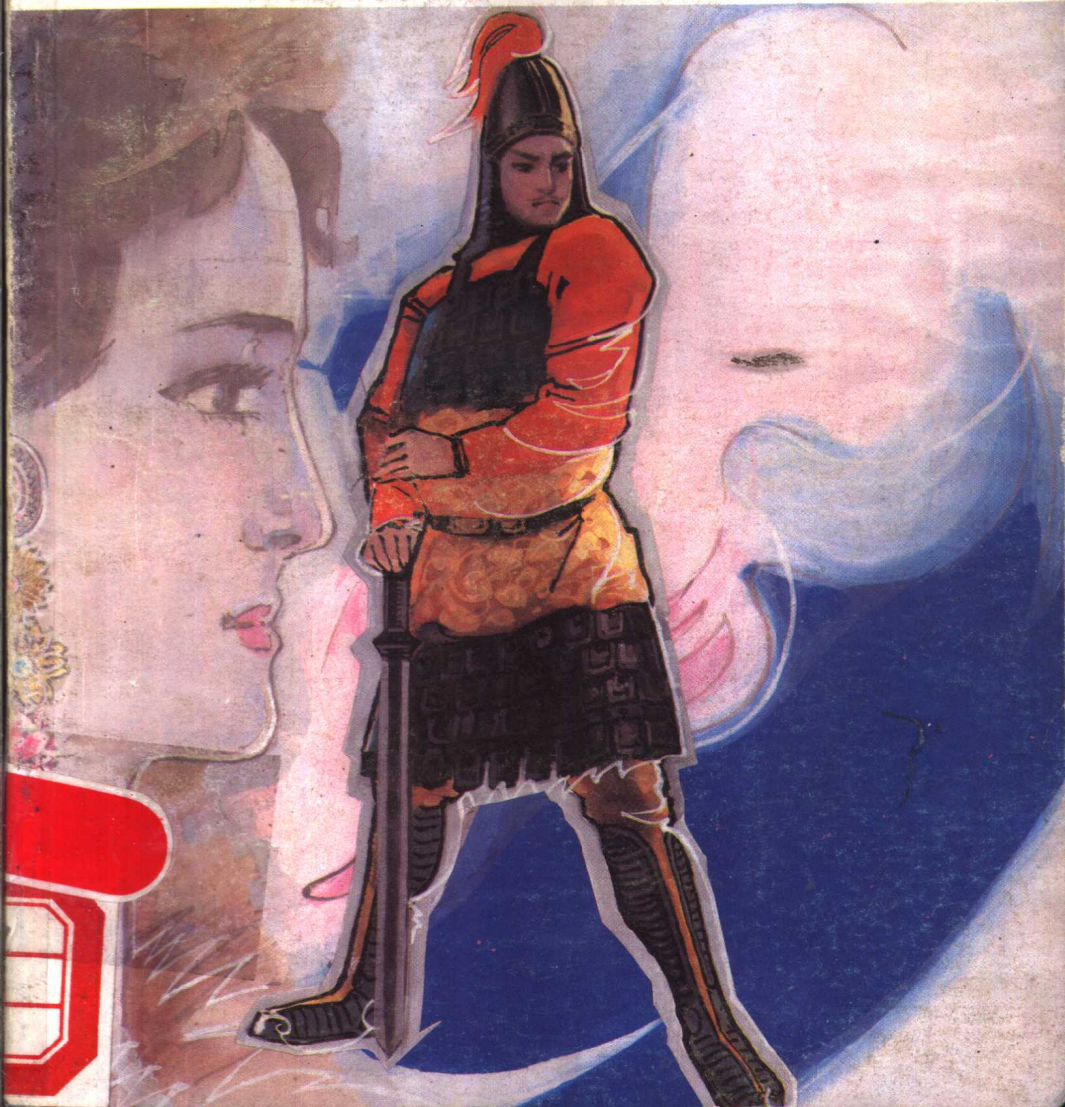
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虎女泪

杨海英等著

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虎
女
泪

杨海英等

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已出六册 欢迎选购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翠微谷盗金案 | 张祖荣等著 | 定价：2.85元 |
| 上海滩神偷手 | 唐宗龙等著 | 定价：2.75元 |
| 金佛像出土记 | 萧坚等著 | 定价：2.95元 |
| 血染景阳宫 | 郎忆倩等著 | 定价：2.95元 |
| 虎女泪 | 杨海英等著 | 定价：2.95元 |
| 当了尼姑的大学生 | 阿蒙等著 | 定价：3.10元 |

虎女泪

杨海英等 著

编辑出版：宝文堂书店（100086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甲8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彩虹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5千字 印张：7.25

印数：1—7

统一书号：ISBN 7-80030-170-2/I·120

定价：2.95元

责任编辑：吴越 戈人

封面设计 世斌

目 录

卷首语·····	(1)
云居寺夺宝·····张 昊	(3)
铁骨柔肠使金邦·····王东志	(72)
虎女泪·····杨海英	(103)
马皇后的故事·····周 策	(167)
老杜巧计谋帝位·····阿 蒙	(201)
范成大的传说·····唐宗龙	(220)

卷首语

“宝文堂通俗小说”，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。

前一个时期，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“通俗小说热”。从金庸热、古龙热，到琼瑶热、三毛热……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，来自国外的译介，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，充斥书肆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、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，也趁机借“通俗文学”这块招牌纷纷出笼，诲淫诲盗，误人子弟。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，“取缔”“禁止”的呼声迭起。

我们认为：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，看问题要具体分析。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；“高雅”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、不甚雅观的糟粕。“通俗”与“高雅”，只是形式的不同；是非好坏，一是应该看主流，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。在中国，自从有小说以来，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，连被称作“里程碑”的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。而自称“纯”文学或“雅”文学中的多数，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。我们不能保守，只继承传统形式，反对引进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，排斥民族形式。在目前，如果“雅”“俗”两家还不能携手合流，共创新路，那么，至少应该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互不侵犯，各领风骚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低谷的今天，创办这样一套丛书，其目的，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些承前启后、创新提高的工作。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，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第一流

的、能代表中国水平的。我们的希望是：逐步充实，渐次提高，自我完善，臻于上乘。

这一集是历史小说专集，共选中篇小说三篇，短篇小说三篇。

汉武帝时代的抗匈奴名将霍去病有一句名言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”这位少年将军只活了二十三岁就陨落了，一生没有娶妻，但却留下一子霍嬗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原来，驰骋疆场的少年元戎，也有他缠绵悱恻的罗曼史：他在征匈奴途中，救下了险被匈奴施暴的月氏公主库拉莱，并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同时，他老师李广的女儿李兰，也深深地爱上了他。那么霍嬗到底是谁生的？《虎女泪》将告诉您这个答案。当然，这是小说家言！

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版图最小，力量也弱，有“宋鼻涕”之讥。北方两个强大的民族辽和金，时时在觊觎中原，连年刀兵不断。最后只得南迁临安，偏安于江南一隅。宣和末年，宋金联合打败辽军以后，宋将王彦奉命使金。《铁骨柔肠使金邦》，写的就是王彦与金主完颜阿骨打在上京相会的一段故事。小说一方面写出了金主的英豪俭朴大大胜过宋主的淫靡奢华，一方面也写出宋使的威武不屈、富贵不淫，并在箭下救出梅娘，感人至深。

北京著名古刹云居寺，藏有一尊镇寺之宝莲花赤金佛。儿伙土匪趁日寇侵入华北的战乱之机，为争夺赤金佛明争暗斗，最后发展到火并。地下党组织利用土匪之间的矛盾，保护了国宝，使一部分土匪转变为抗日武装。《云居寺夺宝》，写的就是这一传说。

明太祖朱元璋在发迹之前娶的原配马氏夫人，定鼎之后被册封为皇后。这位历史上以淳朴、憨厚、不忘本、明事理著称的马后，在大江南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。《马皇后的故事》，就是这些传说的记录。这对于今天的夫人、太太们，是否也有些参考借鉴的作用？

除此之外，本书还收有短篇小说两篇



张 昊

一、面临战火

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秋。

过两三日就是中秋。夜幕垂落不久，明月即从东天边渐渐升起，洁如冰轮，华光四放，映得云居古寺一片朦胧。突然，西北角楼的钟声急急地响了，噌噌咄咄，荡人心弦。众僧不由一愣，纷纷离开禅房，直奔释迦殿前。

寺内方丈一虚法师盘腿坐在蒲团上。他年逾八旬，须眉皆白，双睛微闭，面沉如水，双手作掌抚住两膝。他的两侧，左是智源法师，右是月舟法师。智源身材高大，面目凶恶。月舟形容枯槁，恰似一截枯木。

“齐了么？”一虚问。

智源扫了下边一眼：“齐了。”

一虚正要开口，智源忽然身子轻轻一提，闪到一虚背后，又一纵，体轻如燕，飞身跃到殿后。众僧齐齐地跪在下面，似都没有觉察。只有月舟，抬眼向殿后瞥了一下。突然，殿后一声惨叫，好像有个皮口袋落地，重重摔了一下。众人不由一惊。须臾，智源像捉小鸡一般，一手抓住一个小僧的肩胛处，把他拎了过来。众人一看，是专事打扫殿堂的智能儿，他还不足二十岁。

“师父，”智源说。“这小子趁大伙儿都在这儿，想偷盗寺内珍宝。”说着，他一松手，智能儿软塌塌地落在地上，像被人剔了骨头。

众人暗暗吃惊，一齐把目光投向智能儿。

一虚仍半闭着眼，似没听到，过了好半天，才问：“你弄了什么了？”

智能儿气喘吁吁，抖抖索索地说：“我有罪，求师父宽恕。我……我想弄个小银器……”

一虚问：“弄那做什么？”

智能儿望望下边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
智源大吼一声：“快说！”

“我是歇别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智能儿又止住，迟疑了一下，才说：“……反正寺院呆不下去了，说不定哪天就……我想弄回去卖几个钱，养活老父、老母。我不该生此邪念，求师父宽恕！”

智源说：“说得好听，弄件银器？说不定他要去盗那国宝。按寺规，应该从重惩处！”

一虚心下明白，看了一眼智能儿，虽恨他贪心，但看他年纪轻轻，未免生恻隐之心，不由责怪智源说：“你也太狠心了！伤了他的五脏，断了他的经络，他将成为废人，出了山门又有何

用？”

智源欺一虚年迈，怒声吼叫：“他坏了寺规，你还护着他，来人，乱棒打出，逐出山门！”

一虚伸手一拦：“不必！”

月舟突然对智能儿说：“还不跪在一边！”

智能儿会意，赶紧爬到一边跪下。

一虚始开双目，朗声说：“今晚召集大家，实为形势吃紧。听说日本人已经过了大石河，房山城危如累卵，云居寺也朝夕不保，所以，请你们自定主意：留在这里，免不了遭戮受辱，还是散去的好。离开这儿，是继续出家，还是还俗，全凭自便……”

云居寺此时尚有二三百僧众，听了这话，场内一片寂然，如凝住一般，一个个心如刀割。

智源开口说：“智源不才，愿与宝刹共存亡，虽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！”

一虚叹了口气，又看看身边的月舟。月舟仍似泥塑一般，坐得稳稳。下面有几个人齐声说：“云居寺是千年古寺，万不能毁，我等愿与宝刹共存！”

一虚说：“难得你们有此心，但我寺僧众都是文僧，不曾习武。纵然习武，面对机枪、大炮，又有何用？兴衰自有定数，我劝你们还是去吧。放着生路不走走死路，那又何必？我已经是风烛残年，自当不必走避，你们……”一虚一挥长袖：“今晚就散去！”

院内众僧仍呆立不动。但一虚管自站起，飘然转过殿阁。众僧无奈，才慢慢起身，刚要离去，就见东北方向亮起一道红光，将半个天空映红。众僧心惊，纷纷赶到山门前趴墙头观望。

众人都离去了，智能儿还在一角跪着。月舟说：“记住，往后不要再生邪念，善恶有报，因果相袭。你的筋骨已经伤了，就

我在寺院呆下去吧。我给你调养，等养好以后，再离开这里！”

智能儿感激万分，忙伏地叩头。等他抬起头，月舟早不知去向。

山门两侧院墙上趴满了人，都在惊惶地张望。离寺三四里远的一个村子，一股火焰冲天而起，因在夜间，望得清清楚楚。智源看了半天，断定是一家财主的宅院起火，就命一小僧前去打探。

小僧出了山门，行走如飞，转眼间来到村口，登上高处一望，火光中，见有一人手握明亮的菜刀，浑身是血，从院子里窜出来。他一眼就看出了那人脸上斜长的刀疤，吓得浑身一震，几乎从墙头上栽下来……

二、意外越狱

芦沟桥事变后不足一月，北平、天津相继失陷。之后，日军沿平汉、津浦两大铁路南下，长驱直入。为扫清平汉路外围，八月中旬，日军侵占了良乡，逼近房山。

这时，房山城内百姓已经大部逃亡，十室九空。还没有逃走的，只是城西北监狱中下了死牢的十几名犯人。他们一个个四肢浮肿，面色惨白，衣衫褴褛不堪，手铐脚镣磨破处，都溃烂化脓，生了蛆虫。这些人全都是明火执仗杀人越货的土匪，本待秋后处决的。

紧靠在中间明柱上的一个犯人，宽腰乍臂，一脸横肉，脑袋奇大。他侧身对蹲在墙西角的一个三十几岁的麻脸汉子说：“小老虎，真是黄泉路上无老少，这里边你小子毛儿最嫩！”

小老虎麻脸上的刀疤直扯动：“胡大头，日你姥姥！到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！”

胡大头被骂急了，要扑小老虎。小老虎也不示弱，站起来要

打胡大头，弄得镣铐哗哗响。

旁边一人厉声吆喝：“都到这般地步了，还瞎折腾什么？”

这一来，俩人都气鼓鼓地对峙着，不再动手脚。过了会儿，小老虎熬不住了。他走到铁门前，用力摇晃着叫骂：“我禽你国民党的姥姥！要让老子死就快点儿！”蹲在四角的那些人，都呆愣愣地望着他，脸上露出了死光。

不一会儿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别急，我来给你们送行！”

隔着铁窗，见一个看守在前，十几个持枪的在后，迈着沉重的步子朝牢房走来。

胡大头用拳头搔着头发疯地喊：“老子不想死！老子还想看老阳儿！”

旁边也有人喊：“你们这伙王八蛋！小日本一进城，你们也要完蛋！……”

看守探头朝里望了望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从腰间抽出钥匙。身后十几名持枪的人自动列成两排，亮出明晃晃的刺刀。

铁门“哐”地颤了一下，钥匙插进锁孔里了。看守刚要旋动，突然远处山崩地裂的一声响，接着响起一连串隆隆的炮声。转瞬间，一颗颗炮弹在城头炸响了。大地猛烈地颤动着。监狱几乎被掀起来。一排炮弹落地，随后是死一样的沉寂，继而炮弹又呼啸而来。小老虎大叫一声说：“不好，炮弹奔咱这边来了！”话刚说完，一颗炮弹落在院内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一个个耳朵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一样，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。人们像猝然触了电，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手铐脚镣随之起舞。脚还未沾地，又一颗炮弹飞来。牢房的大铁门剧烈地晃了几晃，随即哐啷啷向里一倾，一股烟尘冲天而起。与此同时，牢房的一角倏忽间飞得不知去向，乱砖碎瓦雨点般降下来。狱中人像草个子遇到劲风，纷纷跌倒，有的顿时昏死过去。一束强光穿过地狱之门投进阴暗

的牢房，人们不觉都紧闭了眼。眼刚睁开，就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在地上滚，还有半截胳膊甩在地上。刚才还在说话的看守和十几名警察早已无影无踪。小老虎大叫一声：“快跑！还在这儿等死啊！”

这一声提醒了众人，一个个像惊醒的野兽一般，拖着镣铐呼隆隆冲了出去。刚出门，又一发炮弹落在牢房顶上……

三、寺僧喋血

小僧跑回来报告，说是小老虎一伙儿又在杀人放火了。众人听了，都暗暗吃惊。小老虎是上方山一带有名的土匪，尽人皆知，半年前被捉住下了死牢，怎会逃出来呢？人们正奇怪，忽听大路上人声嘈杂，像是溃逃的难民。智源又派人去打听，才知房山城失陷了，鬼子趁黑夜进的城。

消息传到寺内，众僧都未免惶悚，不知所措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一虚师父说的对，于是连夜散去大半。有不愿离去的，仍守在寺内，紧闭寺门，手中都备了武器。

这一夜，人心惶惶，无人能寐。拂晓，见大路上尘土飞扬，田野上有日军的马队在追赶溃兵和逃难的百姓。日本兵挥舞马刀，追上就砍，有的被斜肩带背砍死，有的被削掉胳膊、砍下头颅，哭嚎啼叫，惨不忍睹。不少僧人潜在院墙内偷看，不禁心惊胆寒。日军马队过后是步兵。黑田联队长亲自带队，约有二三百人，眼见奔云居寺扑来。

一虚法师叫众人退去，他独自守护山门。众人不退，要他同撤，他断然拒绝。渐渐人声靠近，接着传来重重的捣门声。

一虚抖抖袍袖，轻轻开了门。日军以为有埋伏，呼啦一下全趴在地下，举枪准备还击。忽只见一白发老僧在门内傲然站立，都不由一愣。

一虚双掌合十，朗声说：“云居寺乃佛门圣地，不要妄动刀兵！”

黑田似懂非懂，略一迟疑，随即将战刀一扬。一排枪弹射出，一虚法师身子猛一抖，仰面倒在地上。躲在毗庐殿两侧的僧人，见法师倒下，忙来相救，不料又一排枪弹射出，不少人登时倒地。其余人一哄而散，转身向山林里逃。

日军并未进寺，只顾追赶溃兵，沿山边一直向南奔去。

日军走后，月舟和几十位僧人回到寺内，见鲜血一汪汪，一滩滩，毗庐殿前石阶染红，碧草浸丹，不禁悲怆万分，连声说：

“罪过！罪过！！”再看看倒在地上的人，多数已死，只有两三人受伤。一虚法师双睛紧闭，尸身已僵。智源法师被几具尸身压着，满脸血污。月舟和众僧齐齐跪下，拜了几拜，着手收尸。寺内有几十口盛水腌菜的大缸，众僧含悲忍泪，在寺外山林边掘了些坑，先将一虚和智源各放在一口大缸内，上面另扣一口，用土埋好。其余僧人也按佛规埋葬。

一切做完，已是夜幕时分。众僧整整一日粒米未进。当晚，由月舟主持，对亡灵进行超度。殿宇森森，风凄月寒。众僧跪于释迦殿前，悲切切诵起经文，无不心潮翻卷。超度完，几十名寺僧就要离去。众人知月舟决心留下，想到即将分别，不免心境黯然，百感交集。月舟心中也凄楚难言。他对众人说：“现今国破家亡，生灵涂炭，月舟无以相赠，愿抚琴轻弹一曲，为众位壮行！”

智能儿捧过古琴。月舟接过，置琴膝上，望一眼清风明月，古刹寒林，骤然落指，忽如滚雷惊风，忽如江流澎湃，铮铮琮琮，一曲《满江红》，催得众人泪花喷涌，胸怀激荡，不由合音高唱：“……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！”……一曲唱罢，人人激动，不能自己！



四、群魔乱舞

单说从死牢中逃出的几个土匪，抢了些东西，惊惶地逃到山边。天色将明，来到一座古庙，庙里有一石碑，上刻一丛风雨竹。有知道这一典故的说：“这是关公留下的。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结义之前，关云长从这里经

过，绘下这几棵竹子，后来有人刻在石上，留作纪念。”一语提醒了众人，内中一人说：“这儿离桃园不过四五十里，刘关张能结拜，咱们为什么不能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咱们几个说不定还能干一番大事。”于是，七个人拈草为香，跪下朝天拜了八拜。胡大头最大，为兄；小老虎最小，为弟。其余依年岁排列。结拜后，又干起旧日勾当，到山上招兵买马，聚草囤粮。各地逃难百姓以及国民党的残兵败将，纷纷上山入伙。这时，各村为防范日寇，也相继组织起民团。一时，各种杂色武装风起云涌，队伍很快壮大起来。一年后，有十路杂色武装合并，名为“抗日救国同盟军”，约计七八千人，号称“十万”，占据云居寺为总司令部。

这十路武装是：一路吴文龙吴大褂子，兼总司令；二路小老虎陈德；三路黑武黑三爷；四路胡三羊胡大头；五路董崇云董大眼；六路窑耗子石廷之；七路温不凉温荣九；八路杨巴叉杨玉

坤；九路林占龙，十路王济良。

这十路人马，九路林占龙和十路王济良都在本乡。七路在涿县，八路在涑水，只有前六路在云居寺附近，各路都有自己的防地。

一日晚饭后，月舟心中郁闷，悄悄走出后角门，穿香林，盘石径，向石经山攀登。渐渐夜幕低垂，山弯蒙黛。月舟一路缓行，风声瑟瑟，秋虫唧唧，回眸望幽幽寺院，巍巍古塔，不禁感慨万端。想当初坐卧云床，徘徊石径，晨昏钟磬，月窟诵经，采香林之叶以烘宝鼎，掬石井之水以涤尘襟，何等幽雅、清宁？岂料战火延烧，先是寺僧喋血，继而又涌进这伙乌合之众，把个寺院搅得一塌糊涂。又一想，自古至今，人世多少沧桑！寺院香火再盛，终有倾圮之日。上方山七十二庵，现今何在？纷纷倒于寒烟衰草之中。所谓全盛无败气者，世上难觅！虽是这样想，但一见眼前凄凉景象，不禁潸然落泪。

他正往林子深处走，忽听前边林木丛杂处有人声，驻足一听，知是两三个小匪抢了村中百姓的鸡，到这里烧来吃的，不由得喟叹一声，转身下山。

云居寺这晚加强了戒备，院门口都放了岗。释迦殿前，似在开什么重要会议，



几位司令全到齐了。总司令吴文龙坐在上首，其他几位司令分列两旁。一人面前一张条桌，身边有副官侍陪，身后另有两三名护卫，全都腰插双枪。

吴文龙清了清嗓，语调缓慢地说：“众位司令，现在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。事情很明显，咱们在受夹板气：前边几十里是日本人，后边几十里是八路军。不知各位有什么打算？”

小老虎抢先开口：“咱们自立为王，上山盘寨，管他日本鬼还是八路军！”

五路司令董大眼眼珠一转，凸出额下根根青筋：“老弟满身豪气可嘉，但此计未必行得通。八路军过来多少，咱不清楚，少说也有几千。日本人占了良乡、房山、涿县，对咱形成三面包围之势。何况背后还有涑水的日军，到咱们这儿也不过半日的路程……”

几位司令不由都瞥了瞥他。有人猜测他已经和日本人接触过，但没有真凭实据。

小老虎说：“怕什么，大不了上山钻林子！”

胡大头叼着个大头烟袋，闷声不语。

三路司令黑武原是少林会首领。他拉起支队伍主要为保境安民。这时，他朗声说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日寇所作所为，谁不清楚？烧杀淫掳，无恶不作，只要有良心的中国人，就不能认贼作父！”

石廷之兵少枪少，会上历来少开口。吴文龙朝着混世魔王胡大头问：“胡司令，你人多枪多，你说这步棋该怎么走？听说你和八路军接触过，这话可当真？”

胡大头把铜烟锅往桌上一摔，骂了起来：

“谁敢这样说，我日他八辈儿祖宗！可我也没和日本人接触过。”

吴文龙讪笑说：“何必当真？我是随便说说。”

董大眼说：“依我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！”

黑武当即质问：“那么说还是日本人好喽？”

董大眼脸一红：“你别错会人意！”

小老虎正要开口，就听后殿院有人吵吵嚷嚷。不一会儿，卫兵押上来三个人，一个是月舟，另两个是小老虎手下的士兵。

没等吴文龙开口，为首的一个士兵说：“报告总司令，我们想烧点儿水喝，弄几根破窗棂当柴，这老东西不让。”

月舟冲吴文龙施一礼：“阿弥陀佛！司令，这并非是破窗。我恳求司令发一道令，让各路士兵不要乱动寺内东西！”

吴文龙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小老虎早坐不住了：“老子抗日有功，甭说是窗棂，就是大柁大檩也应该拆！”

月舟微微摇头：“司令不要出言不逊，带兵的人理应约束士兵。”

小老虎腾地一下站起来，一指月舟：“你个老和尚，花和尚，你讥笑老子不会带兵？”

月舟说：“老僧岂敢！”

坐在一旁的黑武早就愤愤不平，面有愠色。狡猾的董大眼另有心计：云居寺已历千年，奇珍异宝颇多。前几日就听说有两支银蜡台失踪，料想是落到小老虎手里。他未免心生妒意，这时却笑着假意圆场：“虎司令，何必动气？这老和尚也忒认真了，抗日救国嘛，这算个毬！算了！算了！”

胡大头身后站着副官胡杰。这时，他低低地在胡大头耳边说：“司令，云居寺珍宝无数，要是随便拿……”

胡大头立刻明白，大声吼叫：“要拿，也得一人一份儿，随便拿老子也不干！”

小老虎哪里肯让？他怒目圆睁，不无讥讽地说：“胡司令，